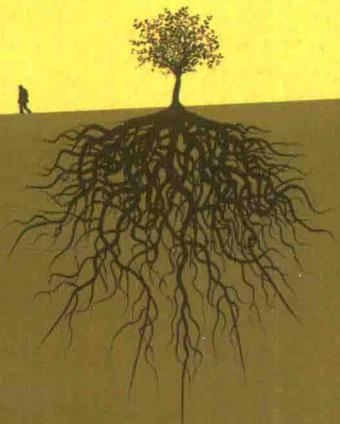


西沙窝是我的出生地。  
也是我们家几代人居住的地方，  
可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它。

WO DIE  
XISHAWO

# 我的西沙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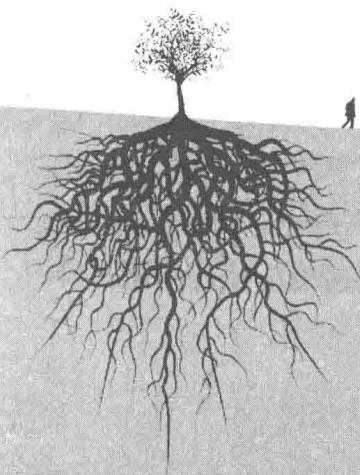
刘利元 著



# 我的西沙窝

WO DE  
XISHAWO

刘利元 著



東北林業大學出版社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Press

• 哈爾濱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51-82113295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西沙窝 / 刘利元著. -- 哈尔滨 : 东北林业

大学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674-1000-8

I. ①我…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5593号

---

责任编辑：赵侠 国徽

封面设计：嘉设计

出版发行：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六道街6号 邮编：150040）

印 装：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660 mm × 960 mm 1/16

印 张：16.25

字 数：225千字

版 次：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9.8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0451-82113296 82191620）

## 不只是西沙窝人的西沙窝

读完刘利元的新著《我的西沙窝》书稿，我着实感动了好几天。

这些年，为文友回望故乡的散文新著写了不少序言，像为利元兄的“西沙窝”写序而动情的只有两三篇。原因就是一份真情：一种读书稿的时候仿佛也到了西沙窝——那片令作者走得再远也不能忘怀的、烙印十分清晰的盐碱地的感觉。

利元是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一个叫“西沙窝”的地方出生、长大、求学，而后到盟（巴彦淖尔市，原称巴彦淖尔盟）工作，再调往广东省江门市文化部门任职的。他的故乡西沙窝，位于黄河后套平原与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是由祖籍为甘肃民勤的先辈逃荒到此建起来的村庄，在地图上根本找不着。然而童年、少年时代在西沙窝里经历的往事，却一直深深铭刻于作者的内心，像老酒一样愈加醇香。前辈、乡亲用锄头在盐碱滩上开出一块块耕地，种庄稼，保活命，过生活；他则在远方用键盘敲出一篇篇散文，把前辈与乡亲的模样、性格、劳作、生活、话语、精神等记录下来。前者靠“民勤”，创造能活命的物质财富；后者以笔耕的勤奋，提炼表达乡情、亲情、感情的精神财富，把他的西沙窝介绍给了我们。乌兰布和沙漠和相连的腾格里沙漠我都到过，读起利元的散文来，也能感受到其中夹着盐碱风沙的浓浓的苦涩味。对西沙窝，也从陌生到熟悉了。

利元写西沙窝，记忆详尽、清晰，感情真挚、浓烈，文笔于平淡中带着厚重。写沙漠上顽强生长的红柳、白刺、梭梭、枳芨、水桐（胡杨），虽然不起眼，根却扎得奇深，挖掘出它们严酷中求生存的坚忍。写在故乡艰难度过一辈子的爷爷、姥姥、二爷爷、父亲、大爹、大姑、二姑、三姨、二舅、老姜、苦豆子、康大、杨老汉、单眼鹰、三噘嘴、老倔头……一个个形象栩栩如生，既有令人唏嘘的故事，又有令人感慨的特殊品格。“那乡那土”“那年那月”“那人那事”，展现着西沙窝的平凡岁月，提升了故乡人不屈不挠与命运抗争的精神。无论是写西沙窝的植物还是人物，都有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内容，给人以启迪。

《水桐树下的抉择》写爷爷十七岁那年逃荒，一个人从甘肃民勤走2000多里路到西沙窝的途中，躺在水桐树下做出“继续往前走”的艰难选择。水桐即沙漠中的胡杨树，有“活着三千年不死，死了三千年不倒，倒了三千年不腐”的刚烈精神。爷爷就是凭着这种刚烈与坚忍，揣着仅剩的三个干馒头，走进西沙窝，成为从民勤来西沙窝的第一人。

“进则生，退则死”，体现了西北汉子的刚烈性格。

《爷爷的土屋》写村子里的人对爷爷的评价，“刘家人直骨，没有私心”，“为了省布，父亲他们小时候穿的衣服是没有兜子的，爷爷的家教极严，父亲说他自己十七岁当了大队会计后，爷爷让奶奶在他的上衣上缝了两个兜子，一个兜子里装公家的钱，一个兜子里装自己的钱，公家的钱和自己的钱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父亲当了半辈子会计、半辈子村主任，后来‘解散大集体’，父亲下岗了，手中还有集体的2000元，有人跟他说‘反正人家也不让你干了，这个钱只有咱们自己知道，不给他往外交了’。但父亲还是‘天不亮就起床，在晨曦里一路小跑，把钱上缴了’。”看来父亲是谨记爷爷的教导，传承着不贪集体一分钱的精神的。当时的2000元算得上很大一笔，公家的钱就应该在公家的口袋里，装错了就是人有问题。钱多了，反而缺了精神，把公私界限也搞没了。“爷爷的土屋”是利元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高地和道德标杆。

《二爷爷》中的二爷爷“是个勤劳到了极点的人”“他的吃苦耐劳在西沙窝一带是出了名的”“就像一台加足了油、铆足了劲疯狂开荒的机器，不知疲倦，没有休止”。《老姜》里的大队支部书记老姜，则“是一个活时没人说好，死后有人说好，死的时间越长说好的人越多，而今死去十几年了同村的人竟异口同声都说他好的人”。老姜活着时没人说他好，甚至被骂成“老姜不死，受苦不止”，是因为他催着赶着村民垦荒、治沙，而且治村极严，大家受不了那种累而诅咒他。老姜去世前“留下遗嘱，把他的存款全部作为党费上缴，把他的财产和埋葬他时亲友搭的礼金全部捐给村小学作为办学经费”。“老姜这个当大队书记时几乎得罪了村子里所有的人，退休后和邻居们素无来往的人，全村的人居然都来参加他的葬礼，而且史无前例地为老姜召开了追悼会，以前恨他的人、骂他的人都为他戴孝，都跪在他的棺前伤心落泪！”谁好，谁不好，老百姓心中有杆秤。想想现在有些作孽的基层干部，欺压百姓，损公肥私，所作所为才应遭骂、遭唾弃。

人活着，要活得有点志气，有点尊严，有点精神，无论活在城里、农村，还是活在富足里或是穷困里。《苦豆子》里的苦豆子，“一个人昼夜不息靠一把锄头为我们村开垦出了几百亩连片良田，这片田地是我们村土质最好的耕种地”；“苦豆子非常爱帮别人干活，谁家的农活忙不过来，去喊他一声他就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帮忙劳动中”却“从不拿别人一针一线”。这位“什么身份也没有，而且连自己是谁也不知道，只有一个被人称为‘苦豆子’的名字”的智障老人，活得极有骨气，“从来不张口向人要饭，能捡到吃的就吃一顿，捡不到吃的就饿着”。好些智力健全的人，都做得不如他呢。

西沙窝贫穷、简陋、落后，但深埋着向上、向善的精神。利元的散文，淋漓尽致地叙述了故乡人拥有的精神财富。在西沙窝成长起来的人，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多少物质财富，但不缺精神，有一种红柳的性格，一种为生活、为命运而不懈奋斗的骨气和做人的气节。这种精神财富，正是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延绵数千年的特质。读读利元写的这

段话：“爷爷他们这一代西沙窝人呀，质朴得就像后套平原到处可见的红柳丛，一根根枝条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枝节，没有半点弯弯道道。爷爷他们这一代西沙窝人呀，卑微得就像后套碱滩上到处可见的碱蒿子，生没有人在意，死也没有人在意，枯黄了，烧着了，只剩一把和碱土一样的白灰面。爷爷他们这一代西沙窝人呀，生命又顽强得像乌兰布和沙漠里固沙止漠、牢牢地定死一个个沙丘的白刺堆……”你会觉得，利元的爷爷这一代西沙窝人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的品德。我之所以感动，也出于对这种做人的精神的认同。

我们往往习惯于评价、衡量人的物质财富和享受，把它作为幸福的主要体现。其实精神层面的财富和享受，更应当成为幸福的体现。这样看，利元的“西沙窝”不只属于西沙窝人，也属于我们。在他的文章中学到的，也不只是远去而蛮荒的故事，而是又一处“精神高地和道德标杆”。

是为序。

张宇航

（张宇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广东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主任）

## 目录

001	第一辑：那乡那土
002	1. 西沙窝
022	2. 爷爷的土屋
035	3. 老姜
040	4. 父亲的杨树渠
044	5. 二哥的“水果梦”
048	6. 苦豆子
056	7. 赌痴
063	8. 情痴康大
068	9. 康大后传
076	10. 康大前传
083	11. 康大别传
086	12. 康大的亲家
093	13. 躲年
097	14. 怀念姥姥
100	15. 姥娘的包裹
104	16. 大姑
109	17. 穷则变

111 第二辑：那年那月

- 112 18. 丁零丁零  
115 19. 村里没有你的地  
119 20. 那年春天  
125 21. 植树季节  
130 22. 花痴杨老汉  
134 23. 树痴单眼鹰  
138 24. 沙痴三噘嘴  
142 25. 割麦  
146 26. 发面馍馍  
150 27. 瓜会  
153 28. 锁子  
156 29. 二舅包子  
159 30. 三姨铺子  
162 31. 铜手镯  
164 32. 骑墙鬼  
166 33. 清明  
170 34. 喊夜  
174 35. 乡村年事

181 第三辑：那人那事

- 182 36. 领航者  
187 37. 我买《西游记》  
190 38. 追电影  
194 39. 偶遇“钻山豹”  
197 40. 游之泳之

201	41. 灭鼠三计
204	42. 灭蚊三境界
206	43. 小白
209	44. 剪纸
211	45. 那道坎
213	46. 菜园墙下
217	47. 难忘乌拉山
222	48. 夜宿梨园
226	49. 老倔头的承诺
229	50. 呼和温都尔的“迎澳”感动
232	51. 腌菜石
236	跋
236	“西沙窝”的“生”和“活”
240	——刘利元“西沙窝”系列散文编后 平淡中的真情真意
244	——我观刘利元的散文 感恩、感动
	——读刘利元“西沙窝”系列散文

## 第一辑：那乡那土

## 1. 西沙窝

西沙窝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们家几代人居住的地方，可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它。“金窝窝，银窝窝，不如我的沙窝窝”。听到这句话我就烦，就这么一个春天飞沙迷眼、夏天蚊虫叮咬、秋天日头曝晒、冬天寒风凛冽的破沙窝，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我真不明白爷爷他们弟兄几个当年中了什么邪，竟跋涉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步行几千公里路从民勤来到这么一个我认为千不该、万不该来的地方，而且还毕生留恋，活着时在这里劳动耕作一辈子不算，死了还要坚持埋在这里。

### 爷 爷

西沙窝一带的人绝大多数是从甘肃省民勤县迁来的，按聚居点不同可分为南刘、北刘、东王、西张几大家，另外还有一些从山东、陕西等地迁来的小姓散户，南刘说的就是爷爷和他的弟兄们。大家基本上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人不亲土亲，所以都以亲戚相称，再加上村里互通婚，南面刘家和北面刘家结了干亲，东面王家娶了西面张家的姑娘，所以拉起家常大家都是亲戚，就是典型的“河套亲”。

## “爷爷是十七上从民勤来的”

对爷爷的出生年月我没有记清楚，我爸爸也不知道，他是1992年去世的，去世时83岁，究竟是按虚岁算的还是按周岁算的我也不清楚，在他快去世的时候我们推算他应该是清朝末年人或者民国初年人。全家人都不知道爷爷的准确出生年，但是全家人都知道爷爷是十七岁上从甘肃省民勤县来到内蒙古河套平原与乌兰布和沙漠接壤处的头梢的西沙窝。我记得很清楚，爷爷在训斥爸爸他们不够勤劳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十七上从民勤来的”。我的父辈在训斥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学习不够努力时说的也都是同一句话：“你爷爷是十七上从民勤来的！”

我不明白爷爷为什么要十七上从民勤来河套，因为他这么一个举动害得我家两代人被同一句话训斥了几十年，现在又牵连到了第三代人，堂兄在训斥他没有完成作业正在玩耍的孩子时也是用这句话：“你太爷爷是十七上从民勤来的！”

“爷爷是十七上从民勤来的”这句话，显然成了我们家的紧箍咒，谁不努力劳动，谁不努力学习，谁不努力工作，谁就要被紧箍一次，其威力远远大于吓唬小孩的“狼来了”！

不明白就想办法弄明白。爷爷少言寡语，很少给我讲过他过去的事情。而且在他去世时我才上初中二年级，我也不明白多少事情。大姑、大爹、四爹、爸爸以及其他亲友或多或少地给我讲了一些，让我知道了大概的情况。他们给我讲的也应该是听别人讲的，因为他们都是在西沙窝出生的，他们这些人既没有经历过爷爷十七上来河套的年月，也没有去过民勤县，不知道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子。

爷爷十七上从民勤来河套的时间推算起来应该是1927年或者1928年，也就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年代。据大人们讲，那个时候民勤闹了饥荒，民勤人饿得受不了，就四处逃荒活命，爷爷就在那个时候背着

干粮从民勤老家出发，翻越贺兰山，穿越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跨越黄河，一路徒步向北，一个人步行了2000多里路来到西沙窝。

我一直想亲身体验一次徒步从甘肃民勤到内蒙古杭锦后旗太阳庙乡西沙窝的感觉，因为我对“你爷爷是十七上从民勤来的”很不服气，凭什么就用这么一句话教训我们家几代人呢？我毕业后被分配到盟林业局工作（盟是地区，同地级市），一次周末回家，错过了村子里到旗里的班车。因为我需要坐车到旗里，然后从旗里坐车才能到盟里，爸爸要开着四轮车（农用小型拖拉机）送我，但我知道四轮车油耗很大，估计还走不到旗里就没油了，又没有加油站可以加油，熄火在半路上还得人推车。恰好那时同村和我同龄的六子在乡里教书，他要赶回学校，于是我俩相约步行，一路上谈天说地还能欣赏田野风光。路程不远，从村子里到乡里也就是十几公里，我俩太阳没落山时从村里出发，走到乡里已是晚上10点多。乡里到旗里的班车也没有了，我原打算一路再从乡里走到旗里，好好做一次徒步的体验，可这个时候我已经两腿酸麻，想到旗里还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只好作罢。在乡中学六子宿舍里睡了一晚，第二日清晨坐第一趟班车进了城。再有一次是在2002年秋，我调到新组建的乌拉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单位组织中层以上干部到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早上开车从临河出发，到乌海乌达矿区后走了三个多小时的盘山公路，傍晚了才到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一路上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沙滩和不长一棵树也不长一棵草的光秃山脉。想起爷爷当年徒步走过这条路，不禁后怕。别说遇到野狼秃鹫了，就这无边无沿的戈壁沙滩和荒山秃岭，饿就把人饿死了，渴就把人渴死了，就是饿不死渴不死，吓也把人吓死了，孤独也把人孤独死了。而我们走的这些路程仅仅是当年爷爷徒步走过的一部分，前面我们还没走过的贺兰山脉和腾格里沙漠在当年可都是无人区呀！年幼的爷爷可能这个时候正舔着干裂的嘴唇，赤着双脚在我们的车还没走过的腾格里沙漠里一步一步地向前艰难移动，两只眼睛里饱含着对前途的期待和憧憬，远远地瞭望着贺兰山头。

## 水桐树下的抉择

爷爷不爱说话，但是经常对我们讲一个水桐树的故事。他说他到了黄河北岸的时候身上所带的干粮所剩无几，那里有一棵很大的水桐树，他躺在水桐树下思谋该怎么办。干馒头只剩三个了，回家是不够吃的，可是去人们说的有很多地可以开垦耕种的后套平原不知道还要走多久。最后他决定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了他落脚的西沙窝，成为我们村的第一批村民。也有可能爷爷是第一个，因为在爷爷到来之前我们村是无人烟的，就是在爷爷那批人手上才建立了这个村，所以我们村名叫新建村。但是爷爷他们那批人已经全部作古，没有人证，不好乱下第一的结论。我起初对水桐树的故事没有在意，但是爷爷讲，爸爸也讲，听人讲得多了，就深深地记在了脑海里。长大后听老师讲“进则生，退则死”，渐渐明白了爷爷的水桐树故事所包含的道理。爷爷如果在水桐树下退缩，则极有可能饿死渴死在他返回路上的戈壁沙滩中，因为人在饱含希望的时候精神倍增、士气高涨，所以在前进中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而人在失望的时候精神萎靡、士气低落，所以在后退中会变得异常脆弱，不堪一击。试想红军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会宁地区时发现无路可去，没办法还要原路返回，他们还能够沿着来时的路再一次穿过草地、翻过雪山吗？

1999年冬天，我陪国家林业局的一位处长调查乌兰布和沙漠防护林带老化退化情况，来到黄河北岸的磴口县二十里柳子。那个地方南面是一望无际的鄂尔多斯高原，西面是雄浑辽阔的乌兰布和沙漠，北面是广袤无疆的河川平地，黄河岸边自然生长着许多高大的胡杨和柳树，构成一道坚固的黄河防护林带。在落日的余晖里，黄河水面铺成了一条长长的金色飘带，乌兰布和沙漠变成了一座座闪耀着光芒的金字塔，胡杨和胡杨的落叶金光闪亮。水桐树的学名叫胡杨，素以刚烈著称——“活着

三千年不死，死了三千年不倒，倒了三千年不腐”。我顶着西北风走进那一片胡杨林，仔细地端详着眼前的一株株胡杨树，试图辨认出哪一株胡杨是铭刻在我们家族记忆里的水桐树。有一片黄叶飘落，打在我的肩头，枫叶形的，黄得发白，叶肉厚实，脉络清晰，叶柄健硕，或许这就是给我爷爷启示并激励我爷爷继续前行的那片水桐树叶吧！

## 王爷地躲兵

爷爷偶尔提起的另一个地方是王爷地。

王爷地在磴口县境内，因为新中国成立前隶属于阿拉善王爷府，不归傅作义主政的绥远省管辖，王爷地的人不用服国民党的兵役，所以河套各县的农民经常跑到这里“躲兵”，爷爷也在王爷地躲了几年兵。

国民党统治时期经常抓兵，深夜到农舍里搜捕男性，一绳捆住送到军队里严密看守，然后硬逼着这些农民上战场。我们村的农民为了躲兵，大多采用的是自残身体的办法，用铡刀把右手的食指铡掉，这样没法开枪，自然也就无法当兵。所以我们村子里像我爷爷那个年龄的人，好多都只有九个指头，爷爷是少有的一个十指健全的人。

在那个年代，大姑已经是大孩子了。她对我讲，“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寒风呼啸，忽然听到外面传来马蹄声，知道是抓兵的来了，你爷爷和你奶奶吓得赶紧就往外跑，你二姑刚出生，你爷爷抱着你二姑，你奶奶拉着我，我们四个人没命似的逃跑。在跨过一条河时，慌乱中把你二姑掉在了冰窟里，你爷爷赶忙把娃娃从冰水里捞出来之后继续跑，跑啊跑啊，不停地跑，最后跑到了王爷地。我们在王爷地搭了个茅草棚就住了下来，住了好几年，之后你奶奶生了你大爹，直到国民党不抓兵了，我们才回到西沙窝”。

王爷地盛产甘草，现在有一个“王爷地甘草”的品牌很出名。在盟林业局工作时，我到磴口县下乡检查，走到一条田间小路时车子忽然

陷在了一个土坑里；司机骂道：“这些人真是的，路上的一棵甘草也要挖。”我猛然产生联想，又不敢确定，问司机这是什么地方，司机说是王爷地。我下车把四周细致地查看了一遍，也是一览无余的平坦沙地，和西沙窝差不多，没有任何险阻，更没有任何高大的乔木或者掩体可以藏身，在冬天里冷风同样飕飕地刮个不停。塞外蒙古高原的冬天寒冷无比，平均温度是零下20多度，不料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因为可以“躲兵”，一个茅庵竟成了爷爷的洞天福地。

### 爷爷当过贫协主席

爷爷在新中国成立时当过我们村的贫协主席，任职时间不长，大概是因为做了几件“得罪人”的事。第一件是为二爷爷争取公道。那时定成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是大致有一个划分比例的，西沙窝一带都是从各地逃荒要饭来的流民，所以挑出一个地主和富农比较困难。那时老李支种的地比较多，而且养了一支骆驼队，经常从农区驮了粮食到后山牧区里贩卖，被划为地主后镇压（枪毙）。还有富农没有人选，工作队就选定了二爷爷。爷爷拍案而起，和工作队大闹起来，大声反驳说富农的标准是家里有雇工，我二哥只是自己开地种地，怎么能定富农呢。在爷爷强硬的坚持下，二爷爷被定为上中农，西沙窝的富农指标落选了，工作队没有按比例完成任务，自然爷爷的贫协主席也就干到头了。第二件是为全村人说公道话，在“大跃进”时大队组织了一些拆了锅台建炼钢炉，砸了铁锅炼钢铁等不符合实际的生产行动，爷爷说“铁疙瘩不能当饭吃”，反对炼钢铁，因此而得罪了当时年轻气盛的大队书记，还得罪了当时的小队长。最关键的是他根本不怕得罪掌权的人，总是仗义执言，据理力争，于是他和大小队领导结怨越来越深，曾经的贫协主席最后被彻底边缘化。